文艺随笔

“后厨”副刊

■ 李晓

每到一个城市，我就要奔赴报刊亭，买上几份当地的报纸。对于我来说，在一份报纸里，有着一座城市的脉动。

在一份报纸里，新闻版面是宏大叙事，而作为“后厨”的副刊，是一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浸润五脏六腑的汤，是一份“妈妈们”做的暖心家常菜。用作家兼副刊编辑闫红的话说，新闻接住的是事件，副刊接住的是人。副刊最核心的价值，是这个时代里大众最便捷的出口，它不筛选身份，几百字就能完成一次表达，给自己一个被看见的机会，这种便捷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它让表达不必等到功成名就。

这些年，我在各地城市的游走中，遇见了《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在这些沉淀着包浆的报纸副刊里，我的文字得以源源不断地在此栖息。我想念这些城市，也想念这些城市里的报纸，遥想编辑部里的灯火之下，编辑们伏案躬耕的背影，一份报纸在朝霞中诞生的情景。

今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在我的微信页面上，弹出一段话：你这篇写母亲的文章，句句从心窝子里流出，特别喜欢！这段话把我的心烫了一下。发来这段话的，是北方一座城市的报纸副刊编辑，他退休已整整6年了，在他任职的报纸副刊中，我发表了上百篇文章。他偶尔鼓励一下我，有一天，他对我作出声明：你也不要刻意讨好我，我只信文字。那年夏天，他退休了，我在他的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你不屑一顾的副刊，却是我一辈子的操守》，那文章里说，社会越薄情，人际关系越复杂，直抵人心的文字越有意义；时代的节奏越快，副刊的“慢”就越有味道，越有意义，它让人心暖起来，静下来。这个老派风格的副刊编辑，大学毕业后进入报社工作，把职业生涯的全部时光，春蚕吐丝般献给了副刊。他培养起来的不少副刊作者，成长为知名作家，他淡然说起：这些作者见了面，能跟他打一声招呼，或是客气地叫声“老师”，心里就暖暖的，够了。

20多年前，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书，书里的文章大多发表在报纸副刊上。有一天，父亲从老街来到我家里，把裹着的报纸摊开，是厚厚的一叠钱。父亲说，我买你100本书。那本书，我自己要负责销售一部分。父亲得知后，买来100本书，与母亲一起，提着一捆一捆的书，蹒跚着脚步，沿街沿巷地送给老街的街坊们。他弓着身子，笑眯眯地说，这是我儿子写的，有空看看。父亲生前，我给他订了几份报纸，他每天等着邮递员送来报纸，眼神不好的他，躺在老藤椅上，脑袋贴近报纸，做“面膜”一般地阅读，他在副刊版面上费力、急切地寻找我的名字。而今，父亲追随一只仙鹤去了白云之上。我有时远望白云，恍然之间，看见父亲在白云间打开一张报纸，他仍在阅读来自人间大地的消息，来自他这个情感内敛、轻微自闭的儿子在报纸副刊上的倾诉与表达。

在这个可以用AI加持一键秒成滔滔文字的当下，那些文字或许看似有灵魂，但那灵魂是别人的心跳。用传统“手搓”、慢慢从心里流出来的文字，好比通过心脏的搏动，把血液输送至全身血管，这样如十月怀胎降生的骨肉，才是你的血亲，这样的文字才有结结实实的意义。

我的写作年华，大多就是与报纸副刊伴随的岁月。我认识的一些副刊作者，他们也和我一样，只是通过文字表达着人生悲喜，望一眼世间万物，生长又凋谢，在烟火腾腾、油腻粗糙的生活中，寻觅一方让心灵宁静澄澈的角落；他们和我一样，在内心深处感谢报纸副刊开辟的文字阵地，让我们在那里播种、收获；他们和我一样，或许一辈子成不了大作家大气候，在来来去去、迅速化为纸浆的新闻纸上昙花一现。但我已感到很欣慰了，像一辈子在农历24节气里不断种地为生的老农一样，我们有一方副刊田园在坚守。

在繁花盛开的报纸副刊版面上，我寻找到文字的新方向，那就是在时代的浩大气流中，融入个体的、个人的呼吸，这样的文字才是有根的，有土壤的。我喜欢作家谢有顺对写作者的寄语，他说一个写作者要有自己的人格力量，文字的力量来自人本身的精神力量，要足够健壮，足够明亮，不然写出的文字就是雕虫小技而已。

而今，有一些报纸的副刊在萎缩，但还有一部分坚守副刊阵地的报纸，它们将伴随我今后的写作岁月，我与它们之间，像忠厚的老朋友一样诚恳相处，不必小心翼翼，不必推敲人际关系，不必费力讨好揣摩心事，只管写从心里流出来的文字，而后放心地托付于它们，足矣。

风物写意

秋天的地气

■ 胡竹峰

立秋后，开始凉了，燥意里几缕清风羞怯躲闪。一场雨下过，凉意放开胆子，在田野一荡如风。风走人也走，秋雨中出门最好。雨水打散了残存的热，伞下清凉。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

秋意是从天气开始的。秋一天天深了，混浊的云、燥热的气，一日一日消解，天空渐渐湛蓝，变得透明清澈深邃。人在那样的情味下行走，耳目聪明，眼前的山水突然安详寂然了，像一头撞进了古画。东边的山越来越蓝，西边的天空常常披上各色霞帔。人往前走去，被一泓秋光包裹着，身体似乎洗练出宁静的冷光。

秋天有光，山峦墨绿之光，河水潋滟之光，天空深邃之光。年年最爱秋光好，古人更早发现了秋光，在诗词里一次次书写：高梧叶下秋光晚，小院秋光浓欲滴，露洗秋光透，极目秋光夕照开，气射秋光冷，小圃秋光泼眼来，银烛秋光冷画屏，当檐飒飒生秋光，禁里秋光似水清，秋光独鸟过……秋光下，天很高，又蓝又亮，好像幽谷佳人面目含笑。一个人出去走走，融入无边秋味，步履如无舵之舟，越漂越远，身影变成宽阔明亮秋水里的一抹旧痕，越走越远，走到地老天荒的地气深处。

秋天的地气以古城为上，山野次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上说，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古城是有阴气的，在大殿中，在古树下，在老旧的街巷里。古城的阴气与天地的阴气聚合，却生出明朗的阳气。

街巷里游荡，触摸活泼泼的市井生活，也能感觉秋日的地气。地气从铺地的方砖里涌上来，地气从红墙黄瓦中挤出来，地气从钟鼓楼里游过来，地气从老城墙下冒上来。走过了春夏的灯笼有些陈旧了，衬着粉饼般色调的外墙，墙角石灰有些脱落斑驳，裸露出藏青色大砖。几位老先生在老房子里转悠，举手投足颇有些俗俗的清雅。人往阁楼上走，想着与世无争真是好，真做到了，又难免消沉。

说好要去看看古民居，到底太疲倦，况味近黄昏。走在古镇街上，太阳暖融融悬在天上，有一层淡淡的古意，街旁流水渐渐没了火气，变成淡黄色。眼中一片黄，稻谷之黄，树叶之黄，土地之黄。水里游鱼晃动，偶或掠过飞鸟的影子，大雁南徙。小时候常常躺在草地上看那些鸟儿，地气如秋水，洗尽人心的浊气。

秋天的地气在各色瓜果蔬菜里。石榴挂色，紫色的葡萄一串串饱满熟透了，青黄色的梨，青枣越来越大，开始泛红了，渐次发黄变软的柿子，还有白海棠、木瓜、香橼，累累如浓荫匝地。后山的栗子树长势真好，枝繁叶茂，撑开了肥大的斗篷，露出深红的皮壳，惹得顽童眼馋。稻米灌浆，稻花香里的地气最让人流连，丰年在望，令人心畅。

秋菊冷香扑鼻，在田坝上在山岚间在篱笆下在土墙旁，一簇簇，一丛丛。清晨的山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地气中，太阳升起来，地气晒散了，变成一抹若有若无的白纱围在山腰，山清癯枯瘦如布衣藤杖的老叟。芒花漫山遍野开过，一天天萎去，慢慢发白。秋分之后，草也渐渐泛黄了，从浅到深。池塘边的芦苇和水草，呈现出苍黄的颜色，太阳斜射，远远望去，像是倒插的淬了火的宝剑，萧萧挺立。夕照落山，暮色苍凉，秋草摇曳成刀枪剑戟，如列兵林立，地气肃杀。

秋意越来越浓，地气有了深秋的郑重。槐树、梧桐、水杉、玉兰、枫树不知不觉飘落黄叶，枝头日渐疏朗。树叶落下，没有声音没有气味，人走上去，触动了细微柔软的地气。

诗里说，南中地气暖，初冬未重衣，这是地气不同。好像燕赵北国的地气更厚重，泱泱华夏的地气灵性就在那里起始。白桦林与枫树林里，有慷慨悲歌的地气。登高怀古，能见壮心，不是烈士暮年的壮心，而是钟鼓夜鸣的军士壮心。登上高处，望着连绵的山脉在秋光下巍然屹立，远处长城起伏，像一卷卷竹帛史书。

山居时，常常读一点史志，书中古老如青铜器一般颜色的旧人在北方地气里一个个复活。在南方似乎更适合翻一翻话本小说，入夜的拍案惊奇一波三折。窗外秋风轻轻吹起，人浸在水一般的思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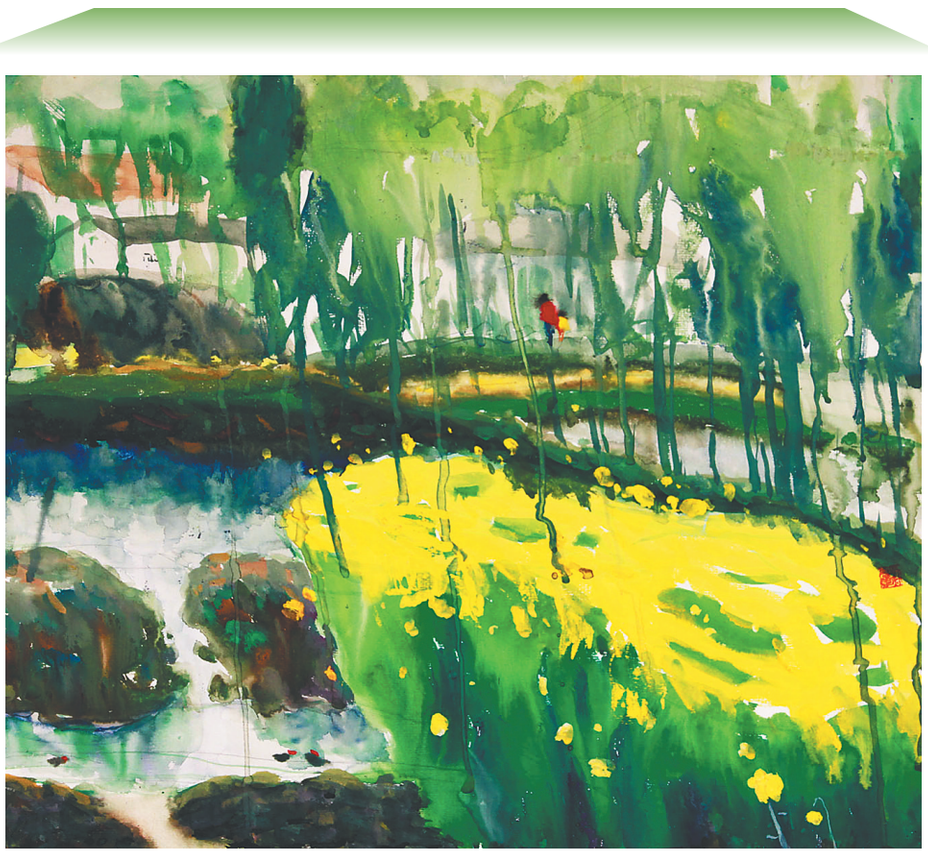
有一年沿河游荡，地气美且佳兮，从人家屋旁摘下芭蕉叶，在飞花的香蒲中闲卧。两岸水草茵茵，翠鸟和白鹭在其间出没。天高而云稀，太阳挂在半空，风吹树枝斜斜地荡漾秋叶。泠泠水响包裹住人，朦胧间依稀传来湿漉漉的呢喃和哗啦啦的耳语。醒来时，渐近黄昏。晚霞粲然，落日又大又圆，一只只归鸟飞出回巢的悠然。河面波光闪跳，流水潋洄如月色冷清。

夜里借宿在一户农宅，以门板竹床搭一通铺，躺在上面闲话。夜深了，窗口夜色清润，忍不住开门走出庭院，仰望银河，静听虫声，大山深处的地气和秋夜渐渐融化了肉身。觉出万物勃发生长，又觉出万物成熟的恬静。野地成了虫子的世界，鸣声清远凄迷，忧戚而孤寂。

树影人影还有房屋的倒影，孤寒地恍惚在白花花的月色下。地气无边，田野像在澄澈的水里。远处人家如烟如雾，窗口泻出的灯光，若有若无在月色中泛起。兴所至，心所往，真想驾一叶飞舟扶摇直上，邀明月秋风饮酒怀古叙旧。

几个人走向田间，与地气夜色一起游荡在长林丰草之间，漫步山径，轻抚松竹。风在耳畔吹过，树枝呼啸，风又从山头荡过，料峭寒意是秋夜的凛冽。明月高垂，光影透过树枝洒在地上，树影淡淡斑驳，一块块随风移动。秋风与虫鸣自如来去，松影参差，虫鸣渐渐声微了，秋气愈来愈浓，在四周弥漫。流水似乎比白天轻柔许多，声响却大了，远远能听到咕咕的流动声。那声音常常使得夜行人忍不住放慢脚步。

那一夜薤露凝重，我梦见星光灿烂。那一夜地气萧索，地气萧索吗？萧瑟中分明有矜重有肃穆，有不动声色的沉潜，安定稳重，承载万物。



《回家》（水彩） 刘克银 作

海外飞鸿

秋风有信

■ 王红雨

今天去邮局办事，在美国，这小小的邮局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前面有一个东亚裔女子带着一个俊秀的小男孩，他嘴里含着棒棒糖，手中拿着个小包裹，眼睛滴溜溜四处打量，和我的目光相遇，他露出腼腆乖巧的笑容。不知他手中的小包裹寄往何方，是否带着一份稚嫩的心意？

至少有一两年没来过邮局了，我打量架子上出售的卡片，有生日卡、纪念日卡、毕业卡，致谢卡……友情鼓励，传递思念，祝愿康复，表达悼念……人世间，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这些都是永恒的主题。

邮局里人进人出，不乏脚步匆匆者，电子屏上也打出指示——着急寄送包裹者可以采用自动机器服务。我不着急，可以慢悠悠地排队，也算是一种奢侈。

走出邮局，秋阳普照，身心和煦。“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古人这话说得极好。我搜索过“闲”字在古汉语中的运用，“闲”难道不好吗？人闲桂花落，难道不是好意境？事实上，在这七言古诗的语境里，“闲事”大约指日常的烦扰和挂碍？仁者见仁。这“闲事”大概也是现实中难免的，能做的，只是不那么挂心头罢了。

虽然说好的心态便是人间好时节，但秋天总是很让人眷恋的，气温适宜，天高地阔，物候生动而丰饶。

从邮局驱车回家，拐进附近的林子。这是一片归于森林保护区的橡树林，保持了至少一百多年前的原样，每次走向林子，都像进入一座绿色的殿堂，一株株遒劲茂盛的橡树像一个个宽厚睿智的长者，在时间的长河里安然自处。

作为一个生长于热带海岛的孩子，我对于橡树的敬仰，最早来自诗歌里的吟诵，舒婷的《致橡树》曾拨动我年少时的心弦。如今得以安居于一片橡树林边，我时时心存感恩。一年四季，我行走于这橡树林间，莫名的心烦、隐隐的期盼、偶尔的忧惧……那些起伏的情绪，散落在葳蕤伟岸的橡树影中。橡树会洞悉会懂得会包容吗？风掠过高高的橡树梢，筛下阳光和清爽，像话语，像安抚。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诗人安妮·卡森有诗云：爱神撼动了我的心神，犹如山风掠过橡树林。

在安妮·卡森所敬仰的女诗人埃米莉·狄金森的故居中，也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橡树，是狄金森的祖父亲手栽种的，他同时也是这座宅邸的建造者。1938年，一场飓风席卷新英格兰地区，摧毁了狄金森家园中生长的大部分树木，但这棵橡树却幸存了下来——它宛如一位伟岸的卫士，守护着狄金森一生一世的故居和家园，珍藏着诗人的生命和创作轨迹：她生前常在树下漫步，在旁边的花园劳作，透过二楼西南角卧室的窗户，远眺这棵橡树以及四季流转的庭院风景。

不久前，我曾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拜访狄金森的故园，当我在那棵橡树臂膀般张开的绿荫下徘徊时，仿佛能听到女诗人的吟哦：

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
虽然它从未给我片言
大自然朴素的消息
以温柔的恢宏告知

说回眼下的时节，这橡树林里的树冠依然青翠，只是橡树果噼里啪啦落了一地，让松鼠们忙得不亦乐乎，啃着嘴里的看着地上的。当秋再深一些，橡树叶子会变成锈红色，散发着金属的光泽，像燃烧的火炬高举于宽广天地间……这时，我在林中行走的脚步，会不自觉地迈得大一些，生怕在这恢宏里被烧成灰烬，和秋天一道。

人生况味

骑楼灯火

■ 曾洁

晨曦斜照骑楼的廊柱，把时光里的南洋旧梦，悄悄落在日月轮回的家园中。

街道上，我们踩着斑斓的影子。石板路在脚下轻声应和，仿佛一位华侨，用琼剧腔调，哼着昨日的码头号子。雕花墙的藤蔓与葡萄串里，藏着南洋风味。拱门洞吐着晨雾，街巷里也弥漫着竹篮里的虾饼香。

我伸手触摸墙面的苔花。记得一首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像触摸一封未寄出的侨信，墨迹已淡，却仍能读出“平和”二字的重量。

藏在岁月里的骑楼，木窗半掩，晾着花布衫，也晾着一段如烟往事。铺子里的咖啡香，是用炭火慢煮的时光。落座喝一杯吧，苦涩中带着甜香。

午后，阳光烫热了廊柱，游客的脚步声惊醒了打盹的猫。它伸伸腰，跳上斑斓的窗台。影子跟着晃了晃，像在与游客打招呼。

我在骑楼的廊下驻足，看行人如织，看光影变幻。

这不仅仅是一条街，这是一本厚重的史书。一边是现代感的喧嚣，一边是历史感的沉默。黄昏给骑楼披上霞光，灯盏次第亮起，像一串串温暖的省略号。夜色弥漫在骑楼的街角，我们转身前行，把骑楼的热闹装进衣兜。

回头凝望，骑楼的轮廓在夜色里渐渐模糊，却有一盏灯，一直亮在记忆深处，那是骑楼永不熄灭的灯火。

诗路花语

通潮阁

■ 郭志东

先生第一次登楼
以为这是旅行的终点
他着急忙慌做攻略
内容包括买棺材和置墓地

一个把谪臣禀帖写成游记美文的老人
在黄州他开荒种菜
自号东坡
在惠州他说荔枝很鲜
但求长作岭南人
他望向未来驿站——儋州
困惑，紧张，甚至恐慌
以致错过了窗前掠过的一串白影

先生第二次登楼
快意雄风海上来
风里有生蚝美妙的鲜腥
有山芋琼浆玉液般的清甘
此地无肉、无药
却能让一颗颠沛的灵魂找到心安

他说他本是儋耳的一介布衣
皇帝的赦书打乱了行程
他把自己像行李一样打包
老友的书信、桄榔庵的酒，还有几粒晒干的蚝
都塞进去，捆好，贴上“北归”的旅签
然后站在阁楼上，等风来

如果你也来通潮阁
不要看碑
那是机器刚刚刻下的新石
也莫凭栏
这里的每一寸栏杆先生都未曾拍过

找一处高地西眺
如果看见一片没被潮水吞没的红树林
你就偷着乐吧
那里曾经留驻先生的目光
如果你看到白鹭一行
问问它们
先生是否留遗章

红豆

■ 石毅

红豆是晨光里最先觉醒的颜色
是日光泼洒下，最耀眼的一抹

它是春联铺开的红火
是人间祈福的色调
藏着朴素、平安、团圆、吉祥

红豆属于丰收的田畴
属于新生命呱呱坠地的时刻
是锣鼓与鞭炮，一起合奏的欢歌

母亲偏爱红豆蒸出的馒头
咬开一团温热
褶皱的脸上，便漫开浅浅的笑涡

每一年，她都要在田间种下红豆
每一粒红豆都盛着人间烟火
盛着山河辽阔
和生生不息的魂魄

竹笋

■ 赵永灵

沟畦野竹翠攀连，
枝儿树刺守根边。
序进五月始破土，
穿丛一柱势冲天。

白玉蟾

■ 赵小天

琼崖仙作客，逸气自安然。
少抱烟霞志，长寻云水缘。
诗由灵府悟，道契寸心专。
杖策辞南岛，泛舟过百川。
南宗开一派，三教汇同诠。
旷野浮轻霭，清辉溢远天。
千章留翰墨，百代仰前贤。
文笔峰头月，清泠石上泉。
境从尘外觅，襟共白云眠。
玄旨归真趣，澄神合妙筌。
遐思通浩渺，落笔动云烟。
俯仰唯珠玉，何须说大千。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10分 印完：6时1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